

## 唯識三十頌

「唯識」(vijñānavāda) 是大乘佛學的一支，陳那 (Dignāga) 以後，與「中觀」(Madhyamaka) 並立，成爲大乘佛學的雙足。在陳那以前，則是彌勒瑜伽行 (Yogācāra) 與中觀的並立。陳那論師發展佛家的因明，並以瑜伽行中「唯識」這一支作爲立量的依據，由是即開創了「有相唯識」(sākāra-vijñānavāda) 的「唯識今學」學派。本論即爲該學派的基本論典。

大概來說，「般若」思想傳播於西元前後，最早的《般若》經典於西元紀元前已開始出現，至西元二世紀頃，由龍樹論師將之推上高峰。

大致與此同時，「如來藏」思想亦從屬於「般若」而出現。依西藏密宗甯瑪派 (rNying ma) 的說法 (這亦是印度晚期論師的說法)，密法修行於西元前已經存在。密乘「大圓滿」(dbu ma chen po) 法系的祖師是維摩詰 (Vimalakīrti 異譯：毘摩羅詰，意譯：無垢稱、淨名)，他是與釋尊同時的人。然而當時因爲學佛者的根器尙未能適應密法，所以持密的行人只秘密修法，此即所謂「不可思議法門」。在《般若》系列經典中，有一位很活躍的文殊師利菩薩 (Mañjuśrī，意譯：妙吉祥)，所弘揚的即是此一法門，是故密乘亦將文殊師利看成是專弘密法的菩薩。開始公開「大圓滿」法門的祖師，是俱生喜金剛 (dGa' rab rdo rje)，他出生於西元五十五年，由此可見密法弘揚之早。漢土學者以爲無上密乘至西元七世紀才出現，此說法實應重新刊定。

「大圓滿」法的根 (見地，觀點)，即是「如來藏」，關於這點，詳見於本叢書《四法寶鬘》及《入楞伽經》的導讀。至於「如來藏」思想的弘揚過程，則於《入楞伽經》導讀中亦已有介紹。

「如來藏」思想本無異於「般若」。依照甯瑪派的說法，中觀所說的仍未爲了義 (究竟的真理)，唯說「如來藏」始爲了義，因此便亦稱之爲「大中觀」(了義大中觀)，亦即爲最深義、最真實究竟的般若中觀。

至《入楞伽經》編集，「如來藏」思想已弘播至最高峰——卻不是發展至最高峰，因爲修「大圓滿」的人早已具有《入楞伽經》的見地，如《維摩經》中的見地，以及俱生喜金剛所造的大圓滿偈頌中的見地。然而先由低層次說法，最後才說到高層次的深法，是故便只能說是弘播的過程，而不能說爲發展的過程。

在《入楞伽經》中，開始提到一些後來發展「唯識」的思想。如說「如來藏藏識」(tathāgatagarbha-ālayavijñāna)，此中的「藏識」便即是阿賴耶識 (第八識)，同時又提到許多與人類心理有關的概念，因此可以說，《入楞伽經》實在是「唯識」的先導。於「導讀」中，對這點將有說明。

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：如果「般若」但有龍樹 (Nāgārjuna) 的「緣起」

(prāṭīgyasamutpāda)，未必能發展出「唯識」，正因為「般若」中同時有「如來藏」思想，因此才把「唯識」催生出來。也即是說，若非有《入楞伽經》的思想，「唯識」便不可能由瑜伽行中獨立出來。

這個說法，如今的「唯識今學」學人可能會不以為然，因為他們傾向於否定如來藏。忙於否定，就失去客觀，不能瞭解「如來藏藏識」的建立。

其實，「如來藏藏識」的涵義，在《入楞伽經》中已經說得很清楚，即是：「名為藏識之如來藏」，此語見於該經的梵本以及藏譯，只不過漢譯卻未能譯出這重意思，讀者可參考拙《入楞伽經梵本新譯》。

甚麼叫做「名為藏識之如來藏」呢？

《入楞伽經》說的是「佛內自證智境界」，然而佛的智境無可說（一說出來立刻就成識境，因為只有識境才有語言文字），是故便唯有顯現成為識境。對我們來說，這識境便即是「名為藏識」的境界了。

因此，「大中觀」家便將此說為——智境唯藉識境而成顯現，或者說——如來藏顯現而成藏識。

唯識的建立，依據即在於此。人只能認識「顯現」，是故瑜伽行便只能依據「唯識」，然後由觀修瑜伽行而「轉識成智」，這即是陳那論師立宗的依據。

只可惜，近代「唯識今學」學人只忙着發揚自己的宗義，連被稱為「古學」的彌勒瑜伽行都被忽視，自然就根本不知道「如來藏藏識」是陳那開宗的根本。

藏密甯瑪派不把「如來藏」和「藏識」看成是事物，是故根本便無須討論其本體（本質、自性）。當我們的心識未受污染時，此「法爾」的心識（本來就有、自然而然的的心識），姑名之為「如來藏」（佛內自證智境）；心識一旦受到污染，便名之為「藏識」（阿賴耶識、識境）。所以，「如來藏」與「藏識」，只是心識的兩種相狀，亦可以說是心識所起的兩種功能。約兩種相狀功能以名心識，則可稱之為「如來藏藏識」（智境及其顯現的識境）。

即是說，「如來藏藏識」無非只是心識境界的別名，而「如來藏」與「藏識」都非事物。

為甚麼要討論到「藏識」呢？

因為光知道心識的「如來藏」狀態，對實際修行實無益處。心識未受污染或不受污染，即是成佛的境界，可是，我們生下來吸第一口空氣，立即便有「自我」的執着，甚至在母胎時已有「自我」的建立，由是即有貪、瞋、癡等煩惱污染，既已污染，心識已成「藏識」的相狀，那我們又怎麼辦呢？

為此，「唯識」（vijñāptimātra）便專門分析心識的種種功能，以及由此功能所引發的種種現象，也可以說，基本上即是細緻的心理分析。通過心理分析，使修行人認識到自己的一切心理作用，並且知道客觀世界所呈現的萬象，無非都由人類共同的心理

作用所建立（是故犬類建立的客觀世界，便不同於人類的建立），這樣既可以對「空性」有所瞭解，亦可以對客觀現象與主觀心識有所瞭解。能瞭解自己的心理本質與功能，及其引發的現象，就可以針對著自己的內心來修行。因此，唯識家所說的「轉識成智」，無非只是心理改造。

「如來藏」思想引發「唯識」，即是由理論進入實修，而「唯識」則是實修的理論。藏密無上密乘，將「唯識」視為生起次第的入門理論，原因即在於此。

本論為研習「唯識」必讀的論著。

論中有一頌，說明「唯識性」，頌云——

此諸法勝義 亦即是真如

常如其性故 即唯識實性

讀者對此頌應加留意，一切心理狀態以及其功能的「勝義」(paramārtha)，即是「真如」(bhūta-tathatā)，言「勝義」即是說其究竟，此乃就相與用而約其本體，這樣一來，「唯識性」便與「如來藏藏識」相通了。能把握著這觀點來研讀本論，則對「般若」、「如來藏」、「唯識」三者，自能融會，而不視之為佛家的對立理論。同時亦不會將三種思想的傳播，視為佛家思想的「發展」。

質實而言，這三系佛家思想且為一貫，「般若」說空邊，「唯識」說有邊，能知兩邊始能離兩邊，由是始能了知非空非有的「如來藏」。也正因此，甯瑪派的教法便亦由「有邊」起修，然後修「現空」(snang stong)，再作離空有二邊的修習。所謂「即身成佛」，便即是「如來藏」的實證。

若能如是研讀本論，則當有益於修持，且能對一切法門皆不生執着。此則可參考《現觀莊嚴論》(Abhisamayālamkāra)中所說的四種加行道。

西元一九九四年歲次甲戌九月初版序  
西元一九九八年歲次戊寅四月台灣版序  
西元二千又四年歲次甲申四月修訂版序